

世界历险故事名著

黑珍珠

HEI ZHENZHU

【美国】斯·奥台尔著

陈伟民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历险故事名著



* T119198 *

黑珍珠

【美国】斯·奥台尔著
陈伟民译



SHIJE LIXIAN GUSHI MINGZHU · HEI ZHENZHU ·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拉蒙在恶魔鲑鱼洞里采到一颗硕大无比的黑珍珠，轰动了整个拉巴兹城。他父亲勃拉斯卖珠不成，把黑珍珠献给了圣母。采珠队在海上遇到风暴，由于他父亲自恃有圣母保佑，没有及时躲避，整个船队全部覆没，仅采珠工塞维利亚人生还。拉蒙遭此厄运，以为恶魔鲑鱼作怪，要素还珍珠，所以偷出珍珠准备物归原主。不料塞维利亚人在海上劫持他，逼他同去瓜拉麦斯出售珍珠。后来塞维利亚人杀死恶魔鲑鱼，自己也在搏斗中丧生。拉蒙在不平凡的经历中破除了种种迷信，成长为大人。他侥幸生还，把珍珠还给教堂，供大家欣赏。

前 言

《黑珍珠》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比较高的作品。小说以黑珍珠为引线，着重描写了拉蒙·赛拉查的成长。拉蒙在鲑鱼洞采到一颗举世无双的黑珍珠以后，父亲把它献给了教堂，想以此祈求圣母保佑他家兴旺发达。谁知由于拉蒙的父亲自恃有圣母保佑，船队出海遇到风暴不及时避风，反倒使船毁人亡。这件事对拉蒙震动很大，他以为这是恶魔鲑鱼作怪，报复偷了它的宝贝，所以他从教堂偷出黑珍珠，准备物归原主。恶魔鲑鱼在加利福尼亚海湾一带是恐怖的象征，经过传说的渲染，在当地孩子心灵上无不投下浓重的阴影，拉蒙遭此变故，有这样想法也是极其自然的。但后来他又目睹了塞维利亚人与恶魔拼死搏斗，最后同归于尽。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圣母不过是偶像，鲑鱼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恶魔。这件事使他用全新的目光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拉蒙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塞维利亚人以及罗尚等人，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和长处，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他真正成长为大人了。他的成长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破除对宗教和神怪迷信的过程，作品的思想意义也就在此，它引导小读者去认识人的力量，做一个不畏鬼神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

人。此外，《黑珍珠》也侧面反映了佛密令海一带采珠人的生活，这些人一直在与严酷的大自然作顽强的斗争，有时甚至铤而走险，表现得非常勇敢无畏，但他们由于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又非常迷信。黑珍珠引起当地人的狂热，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得到一颗上好的大珍珠以改变他们悲惨的境遇。拉蒙把黑珍珠最后还给圣母，归根结底也还是为了不忍破灭人们这种梦想。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黑珍珠》具有积极向上的思想意义。

《黑珍珠》的艺术性首先在于它成功地打开了作品与小读者之间产生趣味交流的通道。产生趣味交流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作者取材并不局限于孩子之间发生的事，给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他这样做是为了适应一些年纪较大的小读者，这些读者已即将告别童年，他们的生理、智力、情感和趣味都在发生变化，他们已不满足于了解儿童世界，他们已经开始接触成人文学，想了解成人的事，也开始探索人生的道路，所以作者把一些足以引起这一些大孩子趣味的新奇材料精心编织织进自己的画卷，而且还赋予它们一种浓郁的神秘色彩，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充满着热烈紧张的情绪。红鱼洞潜水采珠一段为什么那样扣人心弦，采珠船队遭到覆没的原因为什么那样使人疑惑不定，恶魔红鱼出没无常以及塞维利亚人与之搏斗的描写又为什么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这都是由于作者在故事的开头就对恶魔红鱼的种种传说作了大事渲染，早就在读者心中撒下了神秘感的火星，你一边读下去，这些火星便一边在你心中闪闪烁烁。有了这个铺垫，再加上作者在气氛烘托上下功夫，便把火星扇成了熊熊烈火，使你

紧张不安，疑窦重重，不一口气读完决不罢休。

作者在运用神秘紧张的气氛给作品增添魅力的同时还成功地掌握了故事发展的节奏，使之有快有慢，有轻有重，有紧有松，让你充分得到美的享受。神珠轰动拉巴兹的场面中穿插了孩子骑在大人头上通过墙缝观察珍珠行里的动静，便是紧中有松的笔法。几个珍珠商讨价还价非常热烈，作者却又故意放慢节奏，细腻地描写他们的衣着、表情、动作和语言，甚至还写到了拉蒙母亲在后面坐立不安的情景。热风席卷佛密令海一带的磅礴气势，却又是通过拉蒙内心焦虑，故作镇静，还去宽慰母亲的细节中渐渐展开的。

《黑珍珠》在人物刻画方面也非常成功。拉蒙的好强、机智和淳朴，拉蒙父亲的精明强干和独立不羁，印第安人罗尚单纯和执着的感情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提一提的是塞维利亚人这个人物，他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不畏鬼神、喜欢信口吹牛而又贪婪凶狠。生活中美丑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分清的，一个人的好坏也决不是根据脸谱就能确定的，只有让孩子经过独立思考，透过表象去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刻画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总之，《黑珍珠》是一本优美的作品，它具有黑珍珠一样的奇光异彩。它那浓郁的笔调使人回味无穷，它那朴素而奇特的故事给人强烈的感受和深广的联想，它那扣人心弦的高潮和突出的思想意义往往使各种年龄的读者久久不能忘怀。一九七六年《黑珍珠》曾拍摄成电影。

斯·奥台尔是美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儿童文学方面一位世

界瞩目的作家。他一九〇三年生于洛杉矶，早年曾做过摄影师，曾为《洛杉矶日报》做过书评编辑，曾在美国空军中服役，后来才成为专业作家。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期间他发表过《秃鹰山》等许多小说和各种著作，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五十年代末期他发表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蓝色的海豚岛》，从此名声大振，短短几年中这部作品竟接连获得纽培莱奖、国际安徒生奖等七种文学奖。一九六六年以后，他又陆续发表十几部儿童小说，其中《国王五世》、《黑珍珠》、《月下歌声》均获纽培莱荣誉奖。一九七二年奥台尔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章，对他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作了最高评价。

斯·奥台尔的作品正在引起我国儿童文学界的重视，继《蓝色的海豚岛》的翻译出版，《黑珍珠》的出版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奥台尔创作的奥秘，从中得到借鉴。

余 青

在我们拉巴兹城，或者在遥远的海滨一带，或者在加利福尼亚海湾崇山峻岭里，人人都听到过“恶魔虹鱼”^①的传说，据说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有许多人知道它。可是在这成千上万人当中只有两个人真正看见过“恶魔虹鱼”，并且这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还活着，这个人就是我，拉蒙·赛拉查。

拉巴兹城和加利福尼亚海湾的许多人都说他们看到过“恶魔虹鱼”。晚上，围着火堆，老人们常给儿孙讲自己遇到“恶魔虹鱼”的故事；妈妈们也总爱拿“恶魔虹鱼”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威吓他们要把这一可怕的怪物从海底深处召唤来。

① 虹鱼又称无刺蝠鲼，分布在印度洋、太平洋和我国南海，体呈菱形，宽达六米余。青褐色，口宽大，眼能侧视和俯视。头侧有一对头鳍，向前突出，背鳍小，尾细长如鞭。行动敏捷，以浮游甲壳类和小型鱼类为食。进攻时会突然跃起压住对方，航海者看见这种鱼都很害怕。



现在我已有十六岁。我小的时候，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母亲会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拉蒙，下次再这样，我就要告诉‘恶魔缸鱼’。”

母亲曾经对我说：“‘恶魔缸鱼’比停在拉巴兹港里最大的船还大，它有七只月牙形的眼睛，颜色象龙涎香，嘴里有七排牙齿，每一只牙齿都有父亲的托利多刀^①那么长。这些牙齿咬断人的骨头，就象咬断几根牙签一样轻而易举。”

我那些小伙伴们的妈妈也拿“恶魔缸鱼”来威吓他们。她们说的“恶魔缸鱼”跟我母亲知道的多少有些不同：不是牙齿多一些少一些，就是眼睛不是月牙形的，或者就是只有一只眼睛，不是七只。

我的祖父是拉巴兹城里最有学问的人。他能读会写，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几首长诗。他说他曾经在白天黑夜里看到过三、五次“恶魔缸鱼”。他形容的样子跟我所知道的更为相近。

尽管如此，我还要添一句，老人和妈妈，甚至我祖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恶魔缸鱼”的真实模样。

要是神父列那雷斯今天还活着，他倒可以告诉我们真情实况，因为据说他是第一个看见“恶魔缸鱼”的人，那还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

① 托利多 是西班牙中部一个城市，以生产刀剑品质优良著称。

据说那时“恶魔鲑鱼”还有爪子，舌头象一把叉子，在拉巴兹一带地面上东逛西游，跑到哪里，哪里的庄稼就枯死，空气就发臭。就在那时，神父列那雷斯以上帝的名义，命令“恶魔鲑鱼”离开陆地，住到大海里去。“恶魔鲑鱼”听从了他的命令。

我不知道神父列那雷斯后来是否还看见过“恶魔鲑鱼”，不过我知道“恶魔鲑鱼”住进大海以后，就失去了爪子，失去了叉子一样的舌头和难闻的气味，变成了我从没见过的最美丽的动物。真的，美极了。可它是不是那个一百多年前让神父列那雷斯从陆地上赶出去的恶魔，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还有一点，我早先并不相信真有“恶魔鲑鱼”存在。每当我母亲用它来吓唬我，我会暗自好笑，也许我没有笑出声来，不过我确实是笑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怎么能活在世上呢？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东西，母亲怎么会跟它搞得这么熟，想和它说话就说话，想叫它来它就来呢？

尽管如此，母亲一讲到“恶魔鲑鱼”，我还是会感到血液冰凉，头皮发麻，不过我喜欢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要自己相信“恶魔鲑鱼”确实存在在什么地方，母亲叫它来它就会来。这样，我就可以看见它，数数它的眼睛和牙齿，而母亲呢，到了最后关头也会对它解释，说我已经答应做个好孩子，因为她毕竟不想让“恶魔鲑鱼”来咬碎我的骨头。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现在我已经亲眼看见过“恶魔缸鱼”，并且和它整整搏斗了一个黑夜加上大半个白天，地点就在我们那里的佛密令海，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加斯泼·路易斯，那个塞维利亚人。真怪，我以前竟会不相信存在“恶魔缸鱼”。

不过在讲到那段冒险经历之前，也就是讲到我们与“恶魔缸鱼”在平静的海上拼死搏斗和讲到我所知道的“恶魔缸鱼”之前，我还得先讲一讲“神珠”的故事。

二

现在看来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其实这件事就在去年夏天，八月里一个非常热的热天。那天，我坐在窗前，看我们那些采珠工人在忙忙碌碌做出海的准备。

我父亲勃拉斯·赛拉查，许多年来一直是整个佛密令海地区最出名的珍珠商。在圭麦斯^①，马萨特兰^②和瓜达拉哈拉^③，甚至远到墨西哥城，人们都知道我父亲，知道勃拉斯·赛拉查能从海里捞到呱呱叫的珍珠。

去年七月，在我生日那天，父亲让我加入了他的行

① 圭麦斯：墨西哥西北部、加利福尼亚海湾边上的一个海港城市。

② 马萨特兰：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城市，面临太平洋。

③ 瓜达拉哈拉：墨西哥第二大城市，西南部哈利斯科州首府。

当。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节日。人们从城里和好几里地以外赶来，喝奶油可可，吃现烤的猪肉，那天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是在宴会开头，父亲拿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招牌，把它钉在办公室的门上。招牌上写着“赛拉查父子”几个长腿金字，底下是“珍珠行”几个小字。

父亲容光焕发，洋洋得意。“拉蒙，”父亲指着招牌说，“看哪！现在有两个赛拉查做珍珠买卖了，他们会比从前多做一倍生意，货色还要比从前好。瞧这两个赛拉查，他们会向世界各个角落出售名贵的珍珠！”

我望着招牌，眼睛一眨一眨，真想扯大嗓子叫唤几声。就在这时，父亲说话了：“拉蒙，放下你的袖子。”这句话使我觉得自己不大象个赛拉查珍珠行的合伙人，倒象个小娃娃。

我算不上瘦骨伶仃，不过按年龄来算，未免有些瘦小，我的手腕很细，父亲对此觉得脸上无光。他自己又高又大，想到儿子又瘦又弱，很不自在；想到别的什么人会有这种想法，当然更不乐意。

后来父亲把我带进办公室，教我如何打开笨重的铁保险箱，给我看大大小小形状和色泽各不相同的珍珠，这些珍珠放在一排排衬有黑天鹅绒的盘子里。

父亲对我说：“明天我开始教你。先教你怎样正确使用天平，因为珍珠的重量很要紧，然后我给你讲珍珠的各

种形状，这也很重要，最后，我要教你怎样拿一颗珍珠对着光照，用肉眼去辨别上等珍珠、一般珍珠，还是蹩脚珍珠。这样好好干，等活到我这个岁数，你就会成为全国最了不起的珍珠行家，那时你还可以把我教给你的全部东西再教给你的儿子。”

四个月前的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快活的一天，可也不是万事如意的一天。除了父亲那句叫我难堪的“拉蒙，放下你的袖子”外，也还有一桩一直使我非常担心的事情。

父亲在向我解释这也要学那也要学，我却生怕自己不会很快就有机会跟船出海采珠。好多年来，我一直盼着快快长大，好跟船出海。父亲早就说过，等我长到十六岁就带我出海，教我在深水里潜水。这话他说过好多次，我呢，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计算，盼望自己快满十六岁。现在总算长到十六岁了，可我还是不能学潜水采珠，我得先学会许多别的事情。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一扇小窗，其实只是一个狭长的裂口，高高地嵌在石头中间，说它是窗，倒不如说它是牢房的透气孔。窗子造成这个样子，连最瘦小的贼也钻不进来，却又能从窗子里一览无遗地眺望沙滩和拉巴兹海湾。更妙的是，沙滩上那些忙着开贝壳的人也说不准是否有人在看着他们。有时候这很管用。

那天早上，我坐在桌子旁边，看见我们赛拉查珍珠行五条蓝色的船停泊在海湾里，岸上放着一只只淡水桶、一盘盘绳子和一些其他用品，准备搬运上船。父亲在沙滩上走来走去，催促工人们抓紧干活，他想赶在退潮的时候出发。

不到三个小时就要退潮，我想趁这个工夫把桌子上所有的珍珠细细看一遍。有九颗珍珠要看，要称，要分类注册，所以我赶紧动起手来。

桌子底下有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里面放着我的短裤、汗背心和一把很长很锋利的刀，这把刀是从前我祖父送给我用来防备鲨鱼的。我已经做好跟船队一起出发的准备，只要父亲点头就行。不管怎样，我已经下定决心求他答应让我一起去。

桌子上最大的一颗珍珠有我的大拇指尖那么大，可惜是扁的，还有几个斑点，刮也刮不掉。我把它放到天平上，刚好超过三十五谷^①，我用心算把谷换算成克拉^②，记在账簿新的一页上：扁形珍珠一颗，色泽暗，重8.7克拉。

第二颗珍珠表面光滑，呈梨形。我拿它对着光，无论转到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它发出琥珀色的柔光。我把它放上天平，然后在账上记下：梨形珍珠一颗，琥珀色，

① 谷：英美重量最小的单位，1谷=64.8毫克。

② 克拉：宝石重量单位，1克拉=200毫克。

重3.3克拉。

我把第七颗珍珠放在天平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在天平另一头放上小小的铜砝码，使两边平衡。正在这时，我听到了办公室外面我父亲的脚步声。我的手抖起来，一颗砝码从手指间掉了下来。一会儿，沉重的铁门打开了。

我父亲身材高大，有着古铜色的皮肤，那是海上强烈的阳光晒出来的。他非常强壮，有一次两个人打架，我看见父亲一把抓住两个人的后颈，把他们拎在空中来了个头碰头。

我靠桌子坐在高凳上。父亲穿过房间朝我走来，看了看账簿。

“你干得好快，”他说。“我早晨走开到现在，你已经称了六颗珍珠，还给它们估了价。”他在衬衫下摆上擦了擦手，从盘子里拿起一颗珍珠问我：“这颗珍珠，你是怎么评价的？”

“圆型，质地一般，重3.5克拉，”我回答说。

父亲在掌心里来回滚动那颗珍珠，然后拿它对光照了一照。

“你说它只是质地一般，可它却称得上一颗国王的明珠呢。”

“那准是个可怜的国王，”我说。跟父亲干了四个月，我学会了发表自己的意见。“拿它靠近光，你可以看见里

面有瑕疵，大概在中间，有一条浑浊的隐线。”

父亲在手心里滚动珍珠。“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去掉瑕疵，”他说。

“我不这么认为。”

父亲笑着把珍珠放回盘子里。“我也不这么认为。”他说着，在我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你学得好快，拉蒙，用不了多久，你会懂得比我还多。”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对于我想提出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场，不，一点儿都不是。不过现在我必须开口了，趁我父亲没离开之前。一个小时之内潮水就要退去，船队就要离港。

“爸爸，你很久以前答应过我，说等我到十六岁就带我出海，教我潜水采珠。我想今天就去。”

父亲没有回答。他大步走到窗洞前面，从搁板上拿起单筒望远镜，凑在一只眼睛上，朝外张望。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两手合成话筒，在窗洞口大声喊叫。

“喂！靠在木桶上的阿旺多，去给马丁传话，他就靠在圣泰莱莎号舵柄上，跟他说，时间不多了，要做的事情还有一大堆呢。”

父亲站在那里望着窗洞外，等阿旺多把他的话传到。

“要是你跟船去，”他对我说，“那么赛拉查家的男人就一下子全到海上去了。要是起了风暴，把我们俩都淹